

图文并茂诉说陈年旧事

——补白《天生我材必有用》

楼书聪

杭州，我成长的地方

今年国庆节前后，无意中看见江苏城市频道播放电视剧《遥远的婚约》，讲述知青下乡、上大学、最后成才的故事。男、女主人翁考取的“南方大学”，其实景就是我的母校。影片开始的镜头画面就是原之江大学的标志性建筑“经济学馆”钟楼。下面这张相片与影片中的画面几乎完全一样。教学主楼“慎思楼”及工程馆、图书馆、教堂、学生宿舍等均在故事的展开中多次反复出现，这又一次勾起了我对学生时代的怀念。



2002 年，入学 50 周年相聚在母校。前排右三是作者。

1952 年，全国高校院系调整，之江大学和浙江大学的部分系科

组建了浙江师范学院及浙江财经学院，之江大学撤销。二院校址就设在之江大学。不久，浙江财院撤销，并入上海财院。

之江大学是一所有名的美国基督教教会学校，座落在秦望山麓。从钱塘江边马路（今称之江路）经 S 路（因呈 S 形得名）上山就是经济学馆的大门，穿过大楼是一块绿草如茵的草坪，经草坪往北是慎思堂，草坪的东边是工程馆，西边是科学馆，这四座红砖大楼是学校的主体建筑，是学校的教学区，也是电影导演喜欢拍摄的背景场地。



50 年代的经济学馆（后称教学中楼）。东边是学生宿舍东斋，远处是六和塔。



50 年代的作者（中）在经济学馆前留影。



50 年代的慎思堂全景（后称教学一楼）。



50年后作者（前排右三）在慎思堂前留影。



工程馆全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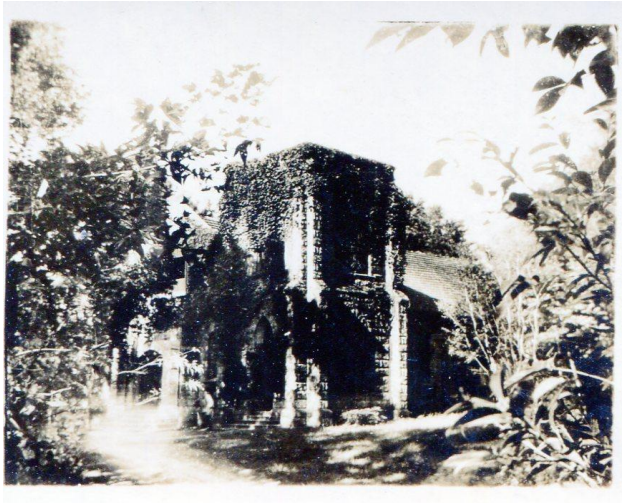


科学馆全景。

图书馆在慎思堂后面的山腰上，是学校地势最高的建筑，向下远眺，滔滔钱塘江就在脚下。每逢月圆，钱塘江的潮信会准时而至，所以住在这里的人根本不用到海宁去观潮。图书馆往下西侧是一座白色教堂，之江大学称其为都克堂，浙师院就改用作礼堂和上大课的教室。



图书馆全景。



之江大学的教堂。

教堂西边的另一座小山上有一栋二层青砖别墅，作为学生生病用的疗养院，我曾经小住过，2002 年同学团聚时特为此留影。



作者在 50 年代的疗养院留影。

女生宿舍在图书馆的西边，在半山腰，男生宿舍在经济学馆的东、西两边，分别称东斋、西斋。老照片上的西斋前面是一块运动场，可打排球、网球，球场边上围上铁丝网，因为下面就是钱塘江。宿舍楼旁的小屋是西斋学生的食堂。



50 年代的西斋，白茫茫的地方是钱塘江。



2002 年摄于东斋（右：作者）。

东斋的东边有二座小山，称头龙头、二龙头，上面建有多座住宅楼，是教职员工的宿舍。这二座山与东斋之间是一条很深的山谷，其间建了一座桥，称“情人桥”，当时是木桥，50 年后我们再来时已改为水泥桥。山谷上面之江大学建了一个小水库，作为当时学生的生活用水。后来学生多了，接通了自来水，水库就不用了。现今杭州不少居民还到这里取水喝，这里是清澈味甘的山水。



情人桥上留影（右二是作者）。

西斋的西边也是一个山谷，建成了一个大操场，电影《唐山大地震

震》主人翁会见女儿男友的场景就是在这里拍的。操场上面较高处建了一座四周无墙的体育馆，可打篮球、排球和练习拳击。

以上所写的就是原之江大学的全景。之江大学旧址现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。浙师院后来又在大操场西边的山上建了几栋教学大楼和学生宿舍、饭厅兼礼堂等建筑。

学校的校园环境相当优美。坐山临江，绿荫环抱，清风幽静。春天是满眼绿色，绿色中有嫩绿、鹅黄绿、深绿、墨绿，一层一层，如波涛起伏，百看不厌。秋天是层林尽染，红中显黄，黄中留绿，色彩斑斓，竞相争辉。夏天就在钱塘江中游泳，江边停满木排，游得乏力了，就坐在木排上休息，学校备有救生船、救生员；作者的游泳技巧，特别是侧泳，动作优美，曾得到体育老师竺承瀚的赞赏。冬天是皑皑白雪，银装素裹。

这里是天上人间。

除了冬天，山上都有野花，兴趣来时爬一下山，带回一束鲜花，插在室内，平添了无限生活情趣。本人一生不爱逛街，但爱好山水农野，这与此有关。

母校的外围环境多为名胜古迹。她东临六和塔和钱塘江大桥。六和塔始建于宋朝，高 60 米，外观八角十三层，内为七层。水浒英雄鲁智深、武松均在此善终。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钱塘江大桥是桥梁专家茅以升设计，于 1937 年建成的公路、铁路两用双层大桥。离六和塔不远就是虎跑泉，泉水甘冽醇厚，喝上一杯虎跑泉水泡的龙井茶是一种难得的享受。



工作后的作者在六合塔。



曹载萍和作者在六和塔。



穿中山装的作者在虎跑。

校区的西边也是杭州著名风景点——九溪十八涧。此地有茂林修竹，又有潺潺流水，山峦深处是西湖龙井茶的产地。人行其间，百愁俱消。真是明月清风随意取，青山绿水任君游。



九溪（作者右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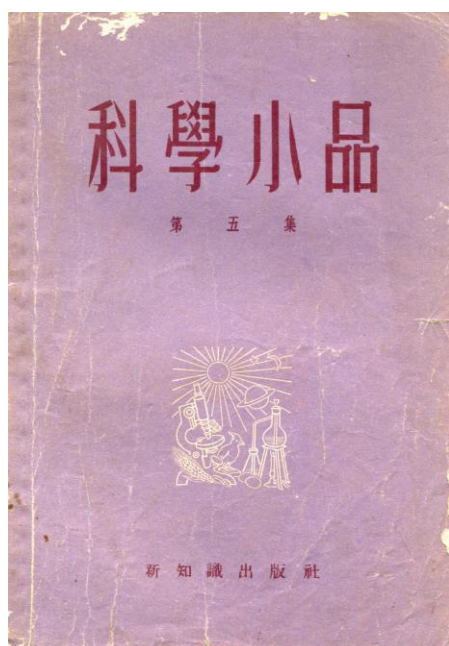
身后是潺潺流水的九溪。

那时国家对大学生的生活也相当照顾。一是吃饭不要钱，每月发一张饭卡，凭卡进食堂吃饭，经常吃到的黄鱼烧豆腐的美味至今还留在脑海中。上午课间操后又免费供应馒头、豆浆。二是享受公费医疗，看病吃药全免。三是对师范生每月发生活津贴，分每月 10 元、8 元、5 元三等。我享受的是每月 8 元。在这样的生活不愁的环境中，你可以施展你的聪明才智，我在学习之余走上了写作之路。



50 年代的入膳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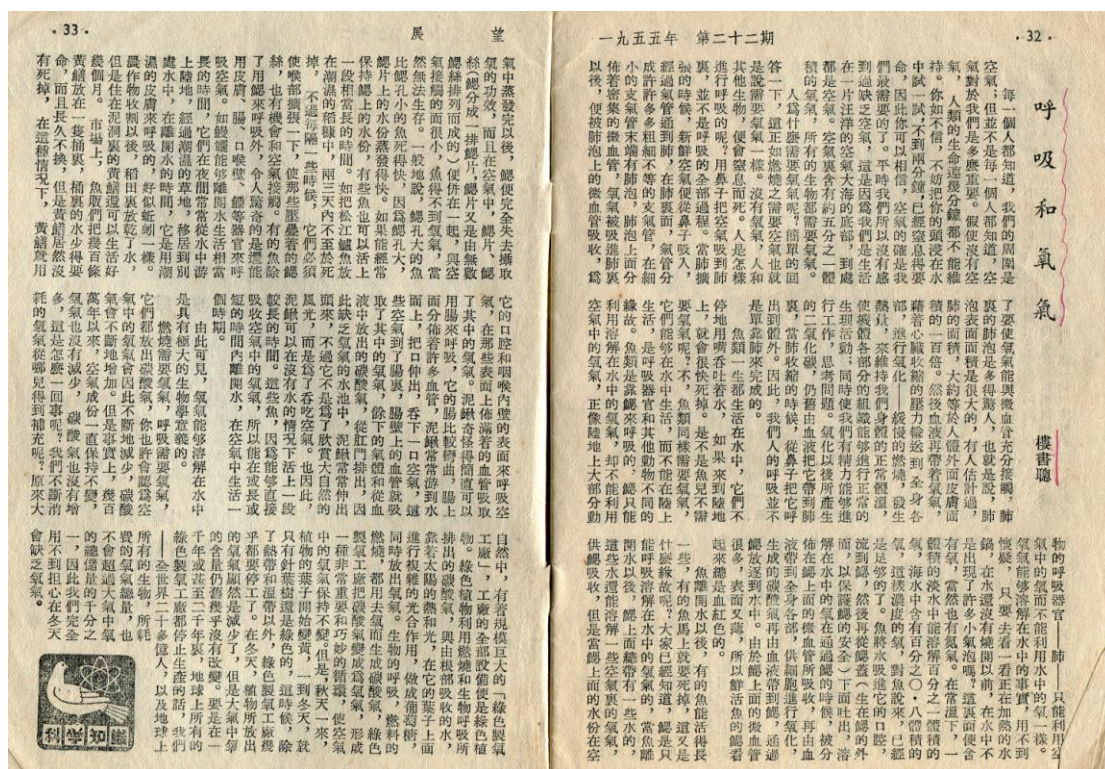
原之江大学的图书馆藏书相当丰富，我充分利用了这里的条件。从 1953 年开始给文汇报等报刊投稿，新知识出版社又将其中的文章收入《科学小品》集出版。我也给《展望》、《科学大众》等杂志写稿。时至今日，“中国知网”还记录着我在 1955 年《科学大众》第 10 期上的文章，真是想不到！



1955 年出版的《科学小品》。



50年代的杂志封面。



《展望》上二个版面的作者的科普作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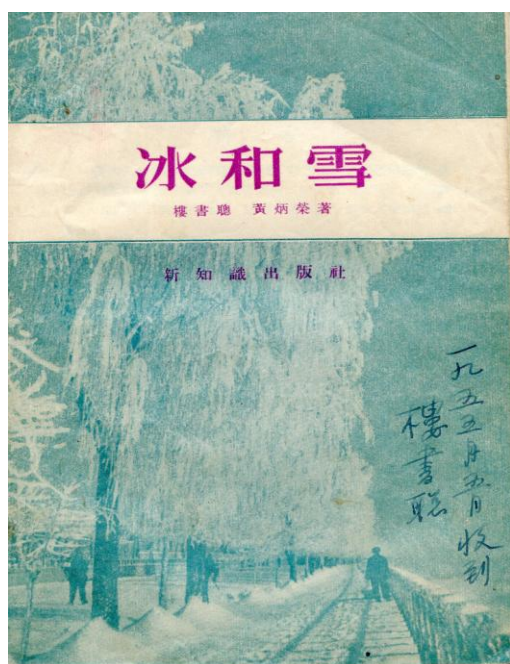
母校，给予我知识和查找资料的技能，我深深地怀念她。

故乡，我生长的地方。

杭州，我成长的地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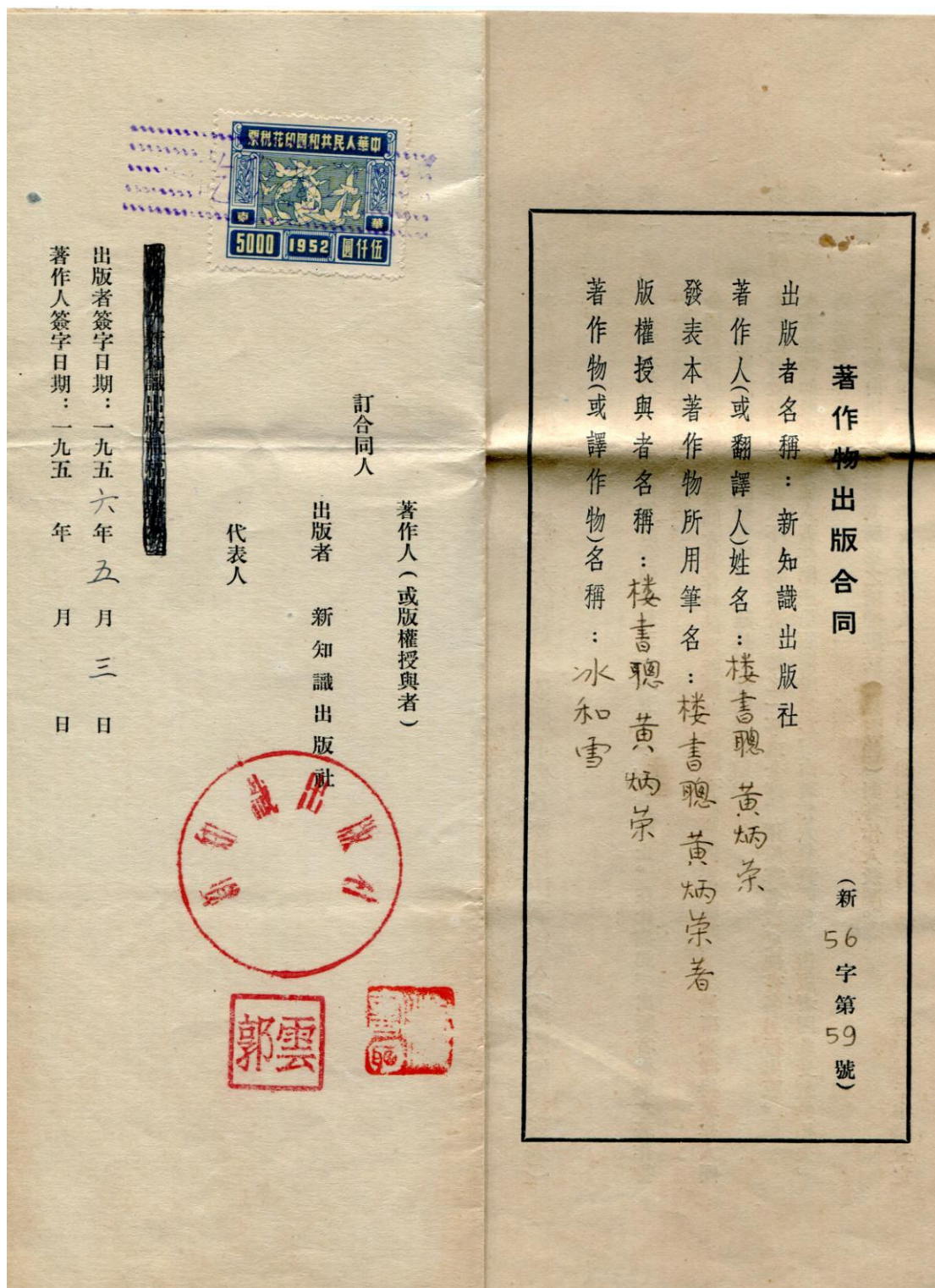
贴有五千元印花的出版合同

《科学画报》在解放前就是一本受人欢迎、知名度较高的科普读物，我在读初中时曾订过这本杂志，我很想给它写点东西。“冰和雪”一文写成后就寄给了科学画报社，文章大约有四、五千字。编辑嫌文章太长，建议减少篇幅，可以刊登。但我看来看去，无法割爱，于是再下功夫，与同学黄炳荣合作将其扩充成一本小册子，寄给已经给我出版过小品集的新知识出版社，好像也没什么返工，《冰和雪》于 1956 年出版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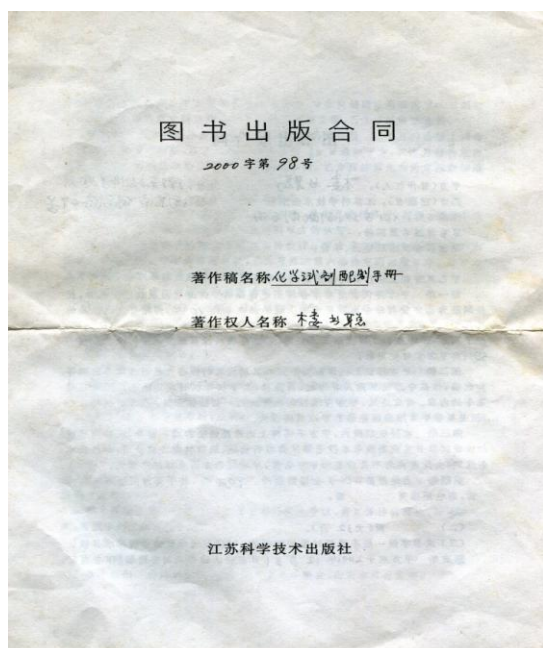


1956 年出版的《冰和雪》。

新知识出版社的出版合同用道林纸印刷，作经折装，条款计 15 条，其中合同期为 3 年，到期后，作者收回著作权，出版社每印一个定额（3 万册）支付一次稿费，等等。至今仍在我手上的这份合同上贴有面值五千元的印花，这就是当时的版税，现在的出版合同就没有以前的考究了，也不贴印花，改为缴纳个人所得税，按稿费数额多少，由出版社代扣，再上缴国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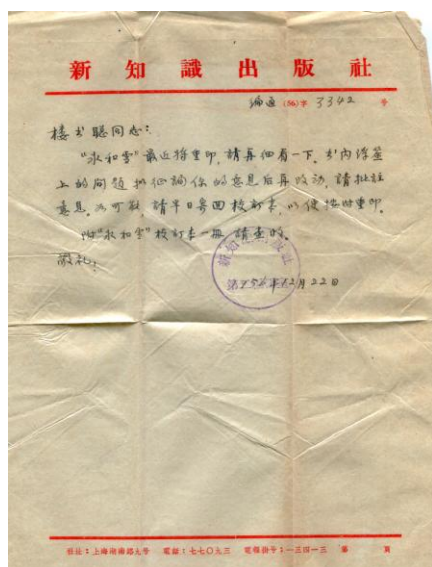


50年前出版合同（右：面页 左：底页）。



现在的出版合同。

《冰和雪》初印 1 万 3 千册。次年 12 月出版社来函要重印，也提了修改意见。信是寄到杭州的，可此时我已离开杭州，等信转寄到北京时，已经是黑云压城城欲摧的 1957 年了。我无法也无心修改，因此重印的事就此告吹。



新知识出版社重印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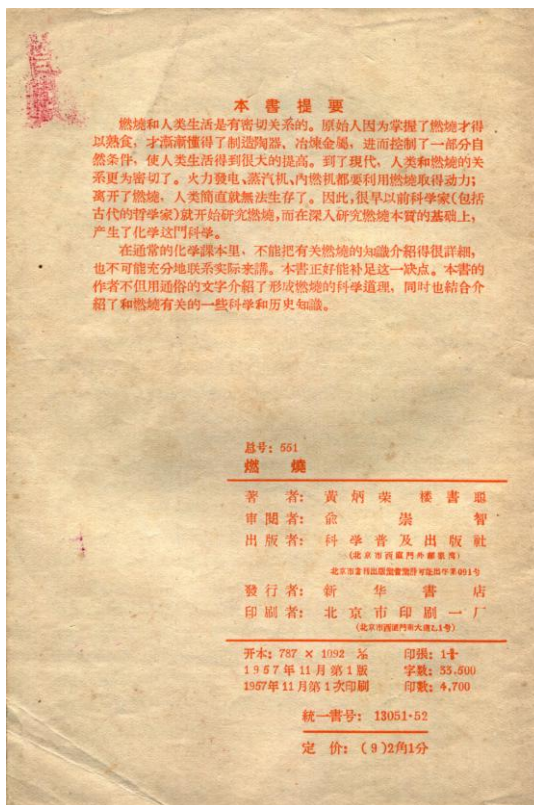
60 年后的今天，这本书的照片及有关的信息竟出现在 Google 的网站上，我也觉得糊涂了——还有人记得它！

版权页上印有审阅人的书

人类的生产和生活都离不开燃烧，所以我的同学黄炳荣和我合写了一本小册子《燃烧》，寄给北京的科学普及出版社，好像没有什么纠葛于1957年11月出版了。此书在版权页上印上审阅者的大名，这在以后的出版物中已很难见到，足见科普出版社审稿工作极其严肃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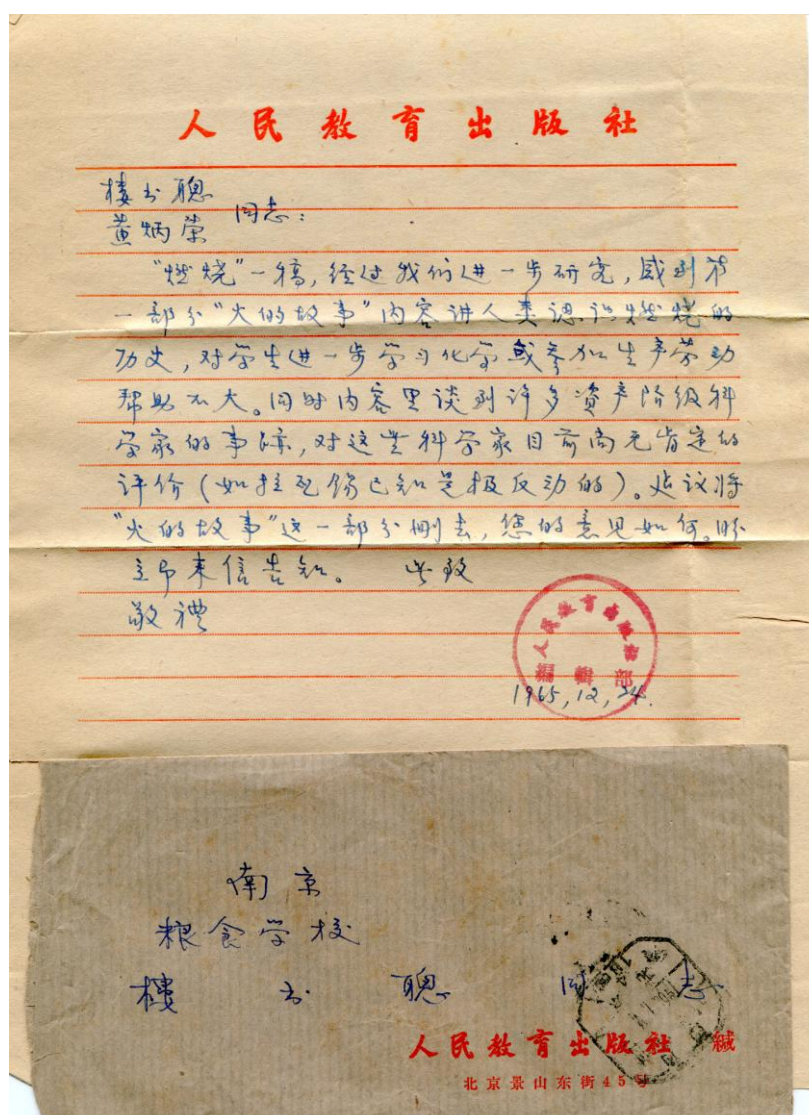
科普版《燃烧》。



版权页上有审阅者大名。

1965年，我们忽然接到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来信，他们欲将《燃烧》收入“中学生文库”重新出版，问我们是否同意，并作修改。此书出版已近10年，能被选入“中学生文库”，这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，听后马上答应，并立即动手修改。但在定稿的时候，编辑要求删去“火的故事”（这节内容在科普版的书中占有一定篇幅，是俞崇智老教授肯定的），理由是里面涉及到的许多资产阶级科学家的事迹目前尚无

肯定的评价，如拉瓦锡已知是极反动的。



提出谬论的来信原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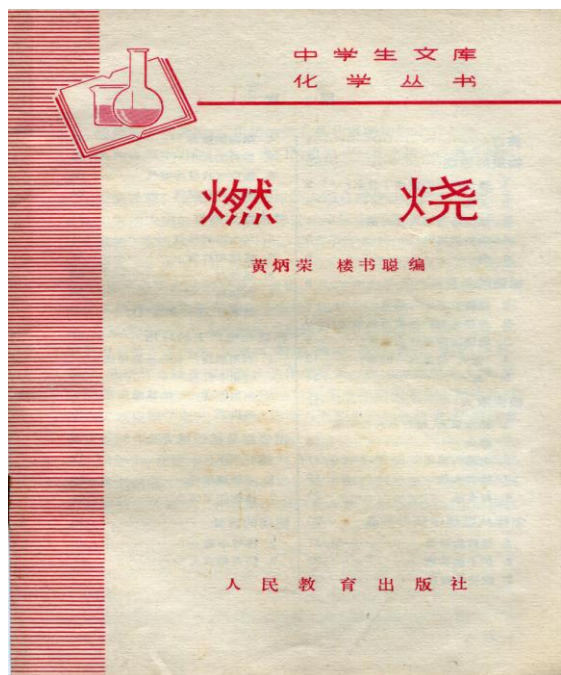
对此，我们表示不能认同，经过几个回合，处于弱势的无名小卒败下阵来，违心同意删去，他们立即付印，1966年3月出版，印数3万6千册。

这是极“左”思潮在当时出版系统的反映，编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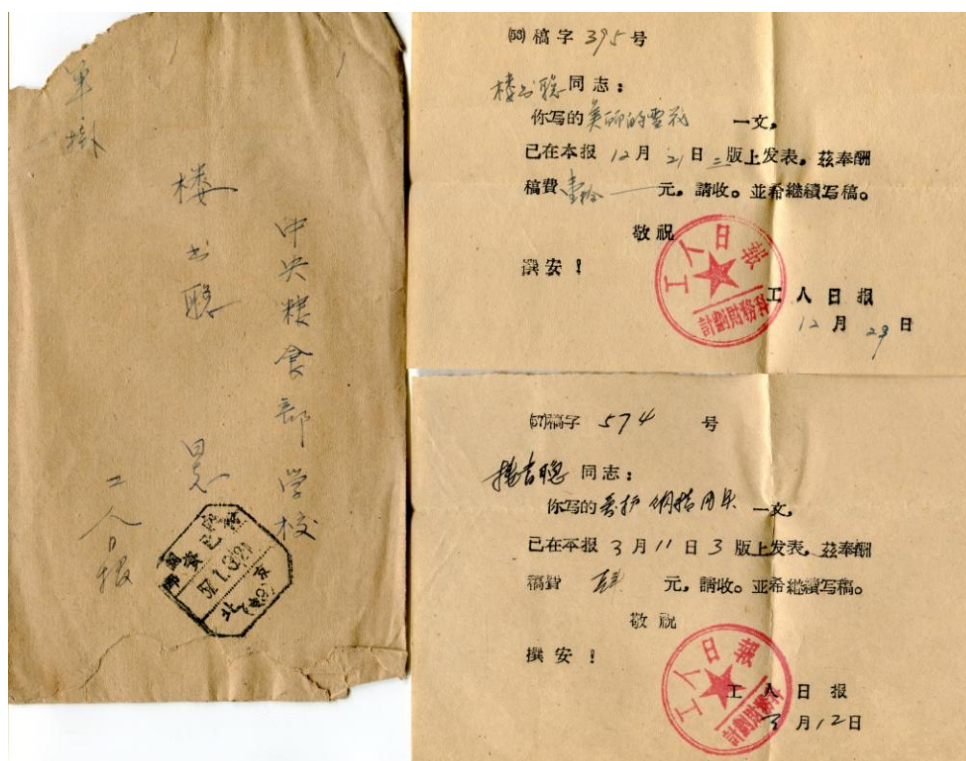
受到政治气氛影响的还有一件事。

我到北京后，经常给《工人日报》写稿。一次，粮食储藏专业主

任周景星无意中向我谈到，说工人日报曾经给学校来信，要评我为优秀通讯员，学校正在研究。为什么要研究？那就是在政治表现上不够格。在那个年代，政治是挂帅的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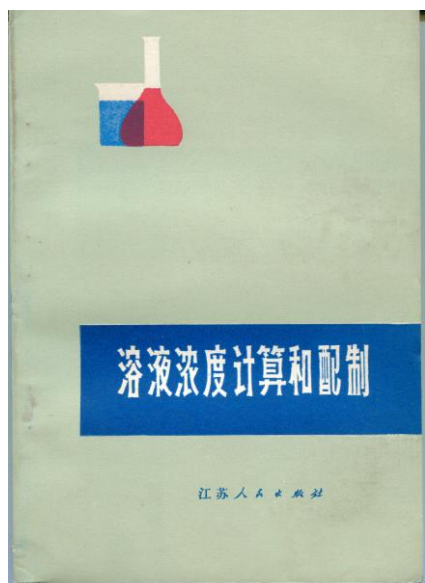
人教版《燃烧》。



50年前工人日报的稿酬通知单。

没有稿酬的书

在文化大革命期间，许多人外出串联，有的则热衷于武斗或夺权，我做了逍遥人士，抽空读了点书。在大学里给我们上无机化学的是系主任王承基教授，他教的很好，他授课的“溶液”内容给我留下深刻印象。书看得多了，我就写了一部《溶液浓度计算和配制》的稿件，一边写一边与在浙江的同学炳荣兄探讨，频频的信件往返，花了我们大量心血，完稿后约有 10 多万字。经多处联系出版，均以失败告终。最后花落江苏，于 1976 年出版。



1976 年出版的《溶液浓度计算和配制》。

见书后，编辑告诉我，文革后稿酬不发了，只给部分样书。这对我们来说，经济上是有点损失，还赔了不少的邮票钱。不过见到桌上飘着油墨香的一本较厚的书，心里还是乐滋滋的。

在这本书中，我把混合法则（又称交叉法则、对角线简算法）引入溶液稀释的计算中，对什么浓度适用，什么浓度不能用，我都作了论证，使计算速度大为提高。当时在向出版社推荐本稿件时，曾作为一个亮点介绍。

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是：我们是较早向国内读者介绍有关物质的量单位“摩尔”的信息的作者。摩尔是在 1971 年 10 月第 14 届国际计量大会通过的在 SI 制中新增加的第七个基本单位。由于当时正值文革后期，出版物不多，所以南师化学系主任梅若兰教授向人推荐本书中有关摩尔的内容。我们是从美国《化学教育》杂志上译过来的，那时我们将“Amount of substance”译作“物质的数量”，“mole”译作“摩尔”。1984 年国务院发布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》中，确定 Amount of substance 译为“物质的量”，单位摩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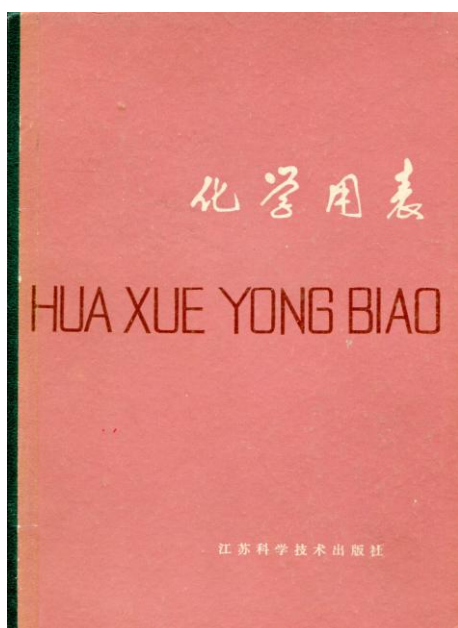
1978 年，本书重印，证明它是受读者欢迎的。重印本书中删掉了黑体字毛主席语录。这一次发了稿酬。

在 Google 网站上有这本书的信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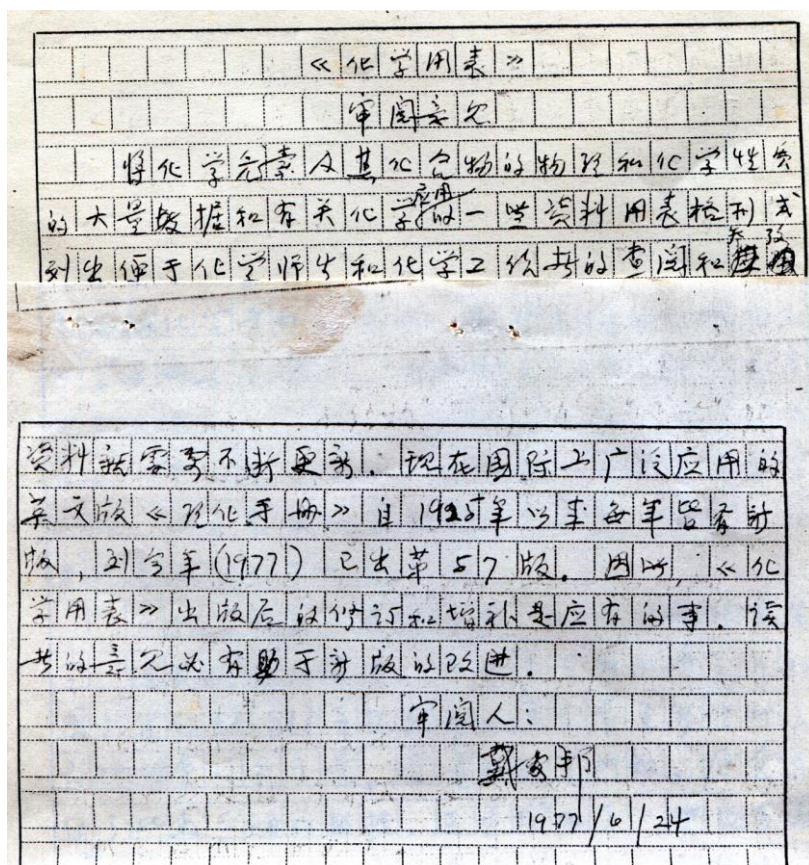
多年以后，我问编辑，他为什么看上这本书，答曰：首先是文字通顺，条理清晰，才一口气将它看完，读不下去的书是较难出版的。

学部委员推荐的书

在文革后期，出版社的编辑要到新华书店去站柜台卖书，一位编辑受到《数学用表》一书颇受欢迎的启示，决定编写一本《化学用表》，即用表格的形式，收编化学工作者经常需要查用的数据和文字资料，组织了六位同仁参与，南京大学的顾庆超和我为主编，经近二年工作，于 1979 年以精装本在江苏科技出版社出版，计 1166 页，初印 54500 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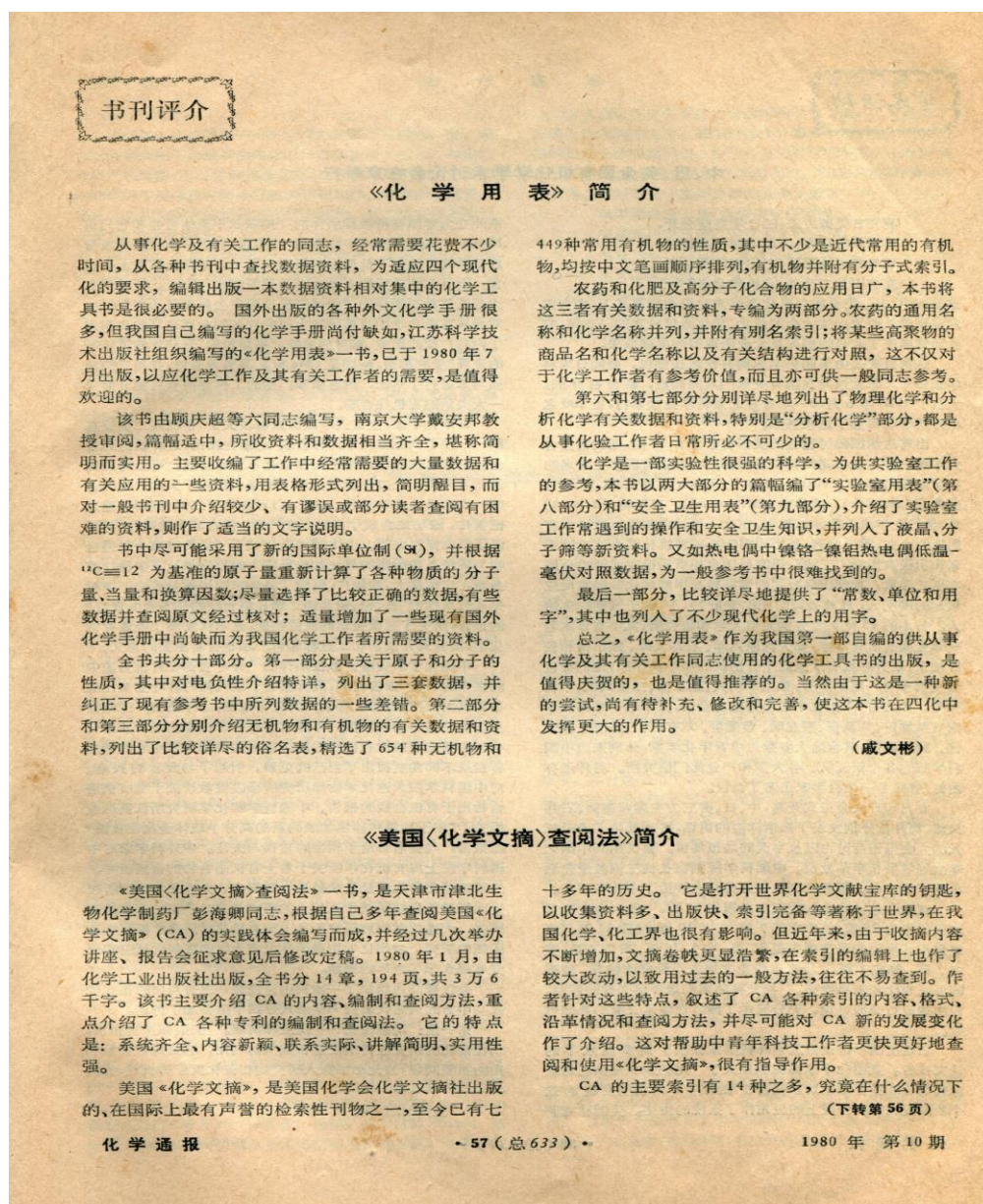
科技版精装《化学用表》。



戴老手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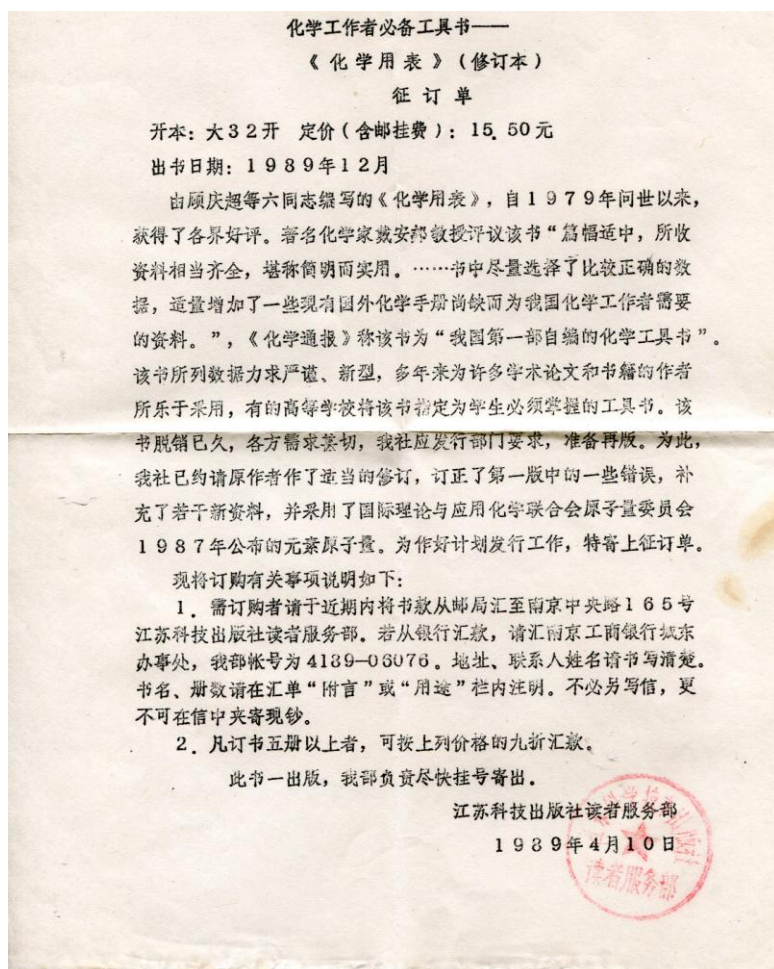
本手册由南京大学化学系主任、中科院学部委员（今称院士）戴安邦教授审阅，他写的审阅意见我还保留着。除了这份意见，还有近10页的具体修正意见，足见戴老工作十分细致负责。

1980 年第 10 期的《化学通报》发表杭州大学戚文彬教授的书评，认为篇幅适中，所收数据和资料相当齐全，作为我国第一部自编的化学工具书值得推荐。



《化学通报》发表的书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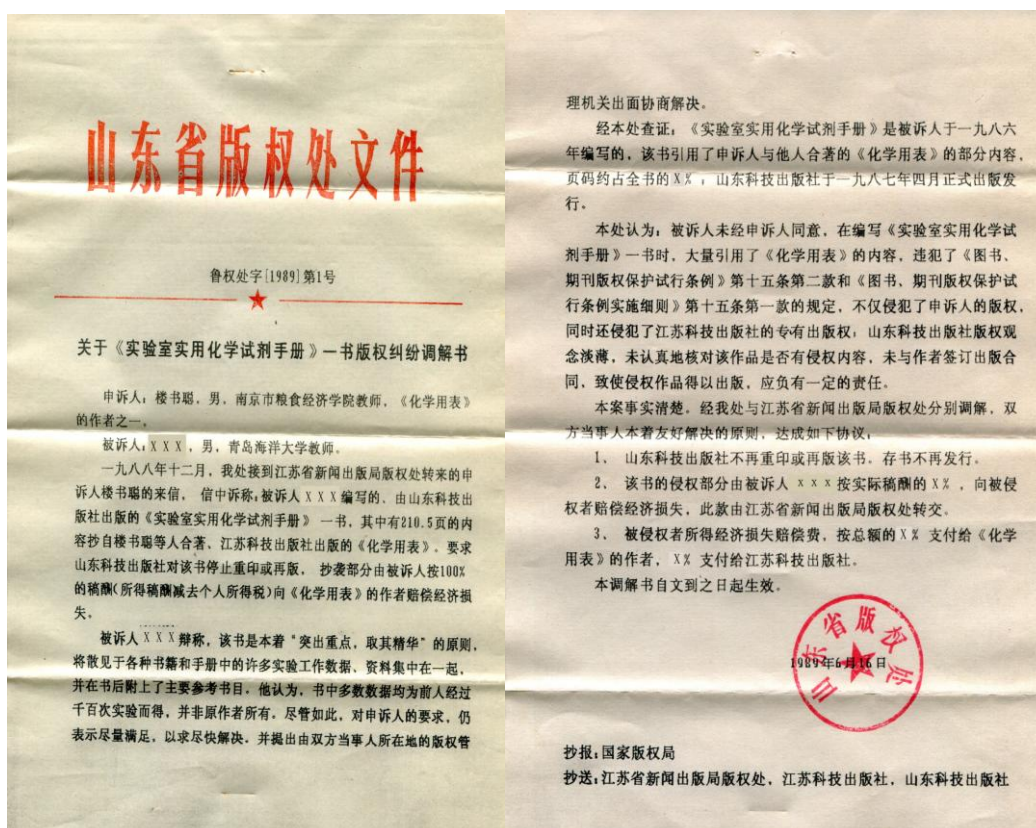
由于该书脱销已久，出版社于1989年准备适当修订后再印，发了征订单。但付印前夕，却发现该书的纸型丢了，只好作罢。



《化学用表》修订本征订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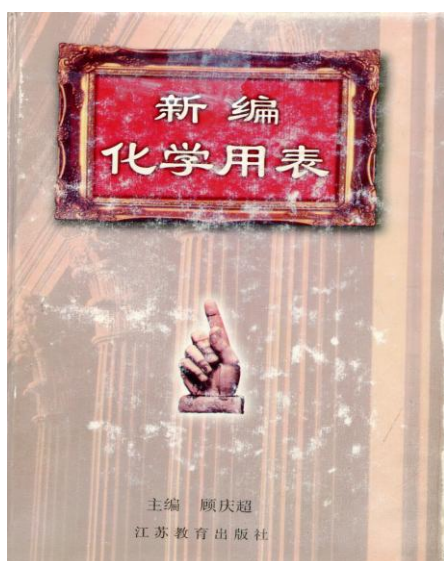
纸型是什么？简单介绍一下：书稿用铅字排好后，是不能直接用来印刷的，要先在排好的铅字版上贴一种类似马粪纸的纸，经拍打，使铅字的凸出部分成为纸上的凹进部分，然后在此纸型上浇铅水，冷后再镀锌（增加硬度），制成印刷用的铅版（又称锌版）。铅字和铅版用后就回炉，纸型就保留。没有纸型也就不能再印书。

1988年，我发现《化学用表》内容被山东科技出版社出版的《实验室实用化学试剂手册》一书抄袭，于是通过法律途径使该书不再重印，存书不再发行，并赔偿经济损失。下图是山东省版权处所发的文件。



山东省版权处出具的文件。

1998 年，《化学用表》经大幅度修订后在江苏教育出版社以《新编化学用表》书名出版，计 1863 页，268.5 万字，定价也从原来的 5.06 元变为 78 元每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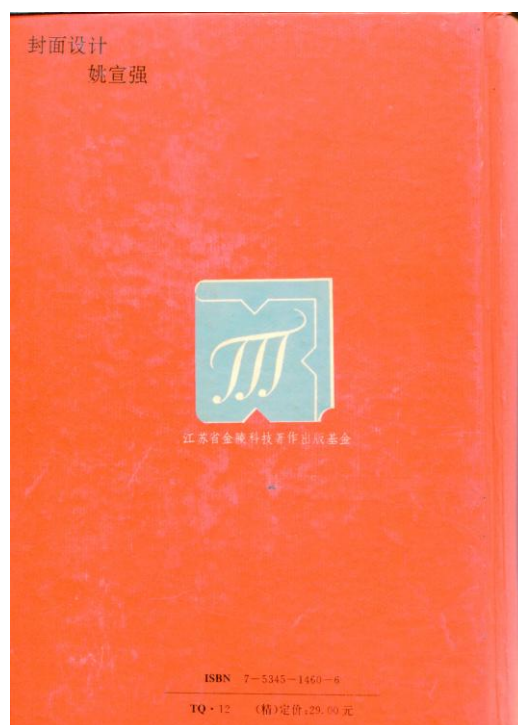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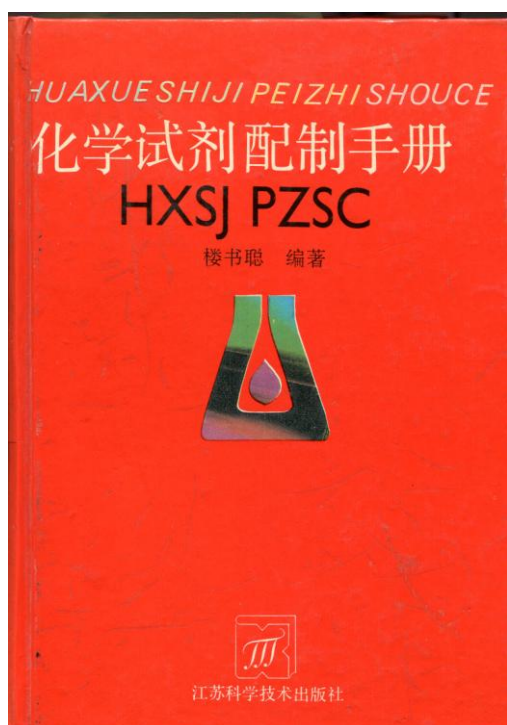


教育版《新编化学用表》。

《化学用表》在 Google 网站上有它的照片和信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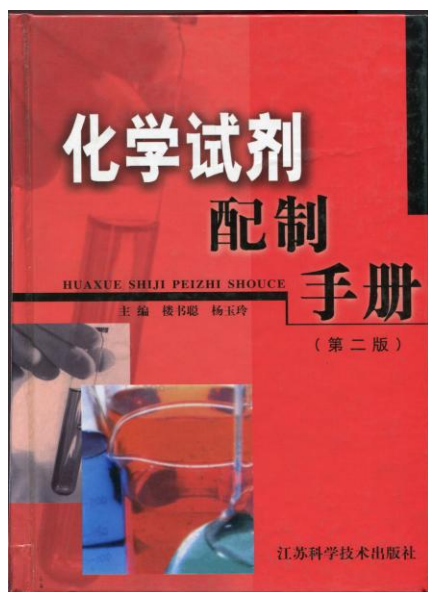
享受基金赞助出版的书

我在《溶液浓度计算和配制》一书中有一节“特殊溶液和试剂的配制”，主要取材于英文版《理化手册》，篇幅很少。一次经友人指点，在南京图书馆借来日文本《分析化学试剂配制法》。日文中有许多中文字，外加化学式，所以能看出个大概，但不能全懂，我就将其中有用的内容请人译成中文，或向懂日文的老师请教。这本日文书中，在每条试剂配制方法的后面，均有“说明”：包括用途、现象、干扰离子、注意事项等，这个写法后来在我的书中被我吸取。有了这些基础，我就锁定目标，于 1990 年写成《化学试剂配制手册》初稿，并得到江苏省金陵科技著作出版基金的赞助，顺利于 1992 年在江苏科技出版社出版。至 1995 年重印 3 次。



初版《化学试剂配制手册》精装红色封面。封底是江苏省金陵科技出版基金的标志。

应新华书店和出版社的要求，经修订于 2002 年出版了第二版精装本，计 110 万字。现在的 Google 网站均有这本书的照片和信息。



第二版《化学试剂配制手册》。

对这本书，我最满意的是收集到的较多的“人名试剂”，计 510 余种。所谓人名试剂，即以发现者的人名命名的试剂。例如医疗上检验糖尿病的试剂就是费林（Fehling）试剂，是 1850 年由德国有机化学家费林提出的，如果尿中有葡萄糖，经加热就会产生红色沉淀。南京大学化学系老师曾经测试过，他和他的学生们在做实验时，均能在本书中找到所需的人名试剂。

在这本书中，我留下的最大的遗憾是在“重要分析试剂性状和提纯方法简介”一节中，有的试剂重复出现了。例如三苯基四唑化氯和氯化三苯基四氮唑是同一物质，但在二处出现。当我在交出三校样后才发现这个问题，等我把这些问题解决已经来不及改了，已经付印了。对于这种失误，读者是看不出的，只有作者自己知道，成为心中遗憾了！

原本编辑与我们说好，10 后再修订一次。现在 10 年过去了，我已没有条件来做这件事了！

中学生之友

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，全国掀起了读书热，除了教材，可供学生、教师参考的书却不多。有远见的江苏科技出版社抢先组织人员编写数学、物理、化学辅导书，定名为“中学生之友丛书”。化学由我和我的同学（三人）执笔，分上、中、下三册于 1981 年 5 月出版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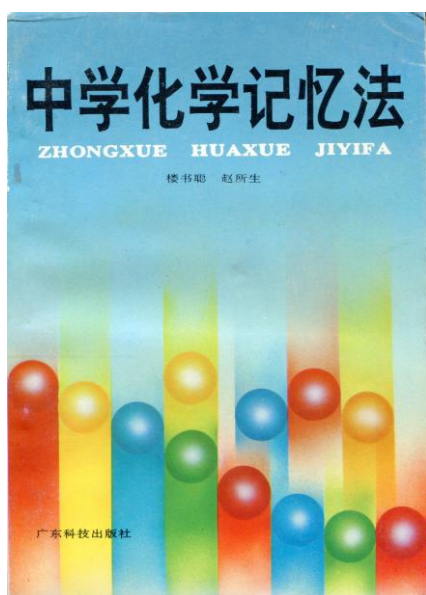
化学辅导（上、中、下）。

1981 年起，全国高考试题，规定以全国统编教材为依据进行命题。我们这套丛书就是按照教育部颁布的十年制教学大纲进行编写的，所以受到中学生的欢迎，初印 9 万 9 千册，1983 年又印 8 万册，累计 17 万多册，这是我出版的书中印数最多的书。在 Google 网上有这三本书的信息。

此书的出版也给我热闹了一阵子。一是出版社经常转来一些中学生的来信，提出问题，我要回答；二是南京本地的人要我给孩子们当面指点指点，我现在手上留有一封南师物理系领导要求我给他小孩辅导的来信。我还记得南京政治学院里面曾办过一个学习班，我去上过

课，所以我对里面的民国建筑饱览了一番（平常不能进去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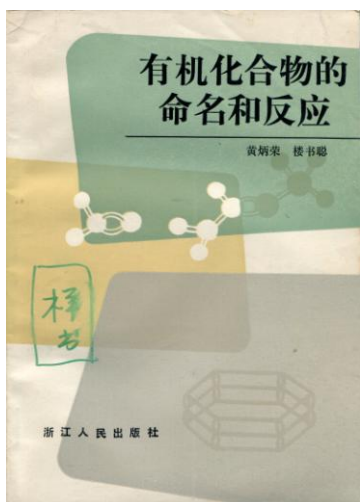
由于在化学辅导一书中，我们介绍了一些有关内容的记忆方法，反映很好，于是又与赵所生同志合写了一本《中学化学记忆法》，由广东科技出版社于 1992 年出版。



广东科技版《中学化学记忆法》。

在学生读物中，帮助学生理解的书出了很多，而讲述记忆方法的书却很少，所以写这本书的难度是很大的，因为可供参考借鉴的资料委实不多，许多内容是作者自己学习和教学过程中的体会和心得，一孔之见，一得之识，难免有许多偏差和牵强附会之处。为了集思广益，我去《江苏教育》杂志社找我的同乡，浙江省立绍兴中学校友，她是该社编辑，查阅历年来的《江苏教育》、《化学教学》合订本，细细寻看，宛如蜜蜂采蜜。凡查找资料，没有毅力是不行的。写这类书也算是一种尝试吧。

1985 年，黄炳荣与我在浙江人民出版社出了一本《有机化合物的命名和反应》。



浙江人民版《有机化合物的命名和反应》。

江苏省科普作家协会组织编写的书

江苏省科普作家协会成立于1980年，我是首批会员。协会下设基础科学、医卫、工交、农林、国防、少儿文艺、新闻出版、翻译等专业。我属于基础科学委员会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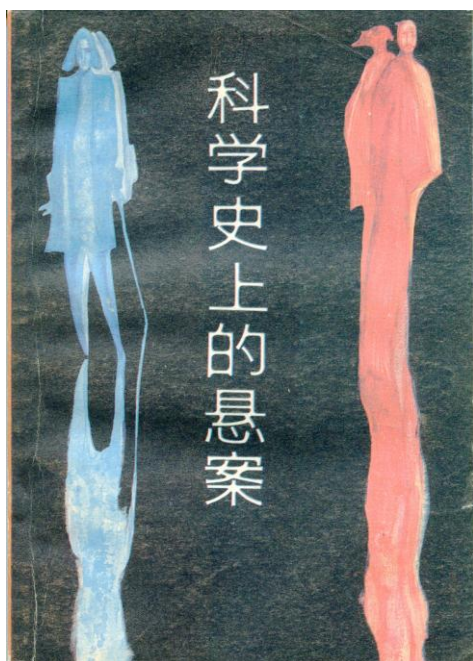
1981年苏州留影（三排左四是作者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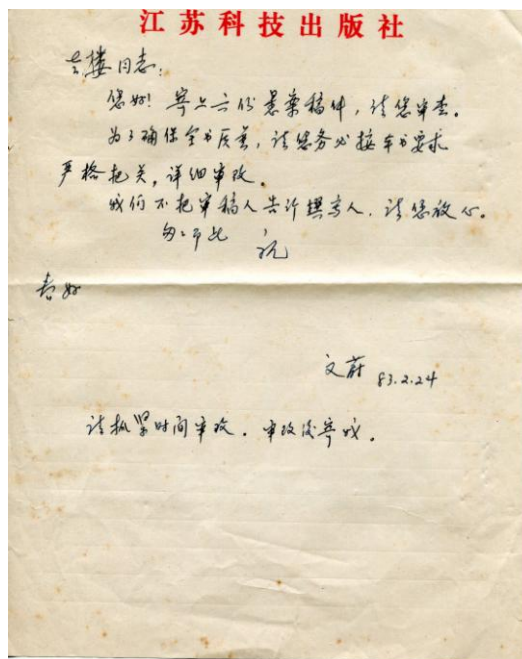
2010 年省科普作协在南京中山植物园留影（二排右七是作者）。

1981 年，本组在苏州开会研讨创作题材，最后决定编写《科学史上的悬案》，经反复研究，选择了比较重要而又启人思路的事件 29 例。我撰写了“蔡伦是不是造纸术的发明者”一文，并审阅 6 份他人稿件。主编马文蔚（南工教授，工科高校用《普通物理》主编）特别来函要“严格把关，详细审改”，且“不把审稿人告诉撰稿人，请放心”，足见大家的工作态度是十分严肃认真的。

值得一提的是本书原定 29 例，但其中一篇是南京地质学校老师写的，认为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从未来过中国。出版社领导认为这对中国与意大利关系会造成负面影响而被删去，所以 1986 年由江苏科技出版社出版的书中是 28 例。事实上，在 2012 年的《环球时报》上，有意大利学者也认为马可波罗没有来过中国，他所写的《马可波罗游记》仅仅是他记述了来过中国的意大利商人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而已。



国内版《科学史上的悬案》。



马主编来函原件。

此书在国内不怎么受人注意，但在香港被中华书局用繁体字重排出版（1989 年）受到欢迎，且被评为香港第四届 10 本好书之一（见下图“出版参考”右下方）。港版书有几本样书送到科技出版社，被捷足先登者拿走了，我手上没有港版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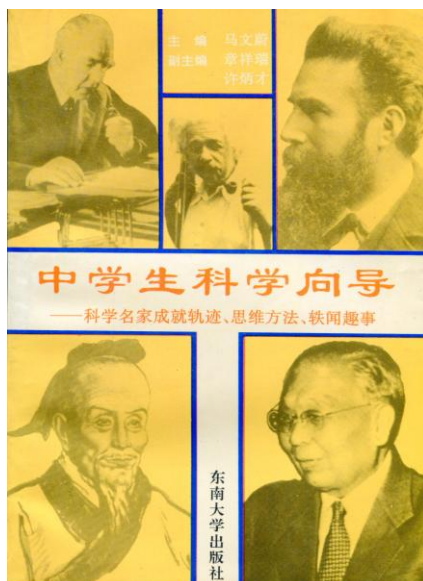


登载获奖消息的《出版参考》。

1985 年，作协基础科学组在张家港开会，与会的江苏科技出版社根据几所高校的意见，要编一本《大学生指南》，要我组同仁编写。经双方商讨，主编是南大的顾庆超，副主编是南工的马文蔚，再加 5 位同志组成编委会，我是编委之一。每位编委负责一个单元的策划，组稿和审稿。我请我院的几位同志赐稿，其中庄一雄老师写了一篇“怎样学好计算机课程”。此书于 1992 年出版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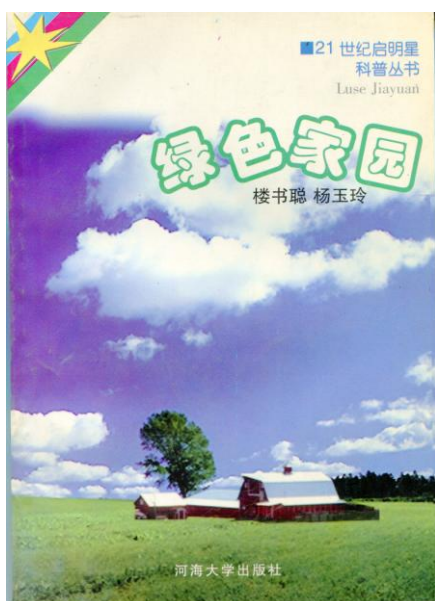
《大学生指南》。



《中学生科学向导》。

1994 年由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《中学生科学向导》也是由省科普作家协会基础科学组组织编写的。主要介绍与中学教材中有关联的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天文、地理、生物等科学家的成就轨迹，思维方法，轶闻趣事。南大的顾庆超和我负责撰写化学科学家计 21 位，我编撰 17 位，其中包括我的老师、中国化学史的先驱王琏教授。

尔后，河海大学出版社又请省科普作家协会推荐人员，参加“21 世纪启明星科普丛书”的撰写，丛书计七册，其中的《绿色家园》就由我执笔（1997 年出版）。



《绿色家园》。

我很喜欢这个题材，也花了相当精力，对环境污染及人类对生态平衡破坏的论述是本书的重点。我用一章篇幅来写“马路是空气污染的重灾区”，对有毒的汽车尾气、并由它产生的二次污染——光化学烟雾作了详细的论述。15年前，摩托车、助力车的数量远远超过汽车，所以我在书中对一人一车、边跑边放毒气的摩托车、助力车提出要严格限制的意见。如今则是“车（汽车）满为患”，汽车尾气已是城市主要空气污染源。最近世界卫生组织已明确指出，大气污染致癌（肺癌、膀胱癌）方面的危险程度，已与烟草、石棉等致癌物处于同一等级。我们应该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工具，减少汽车的拥有量，已刻不容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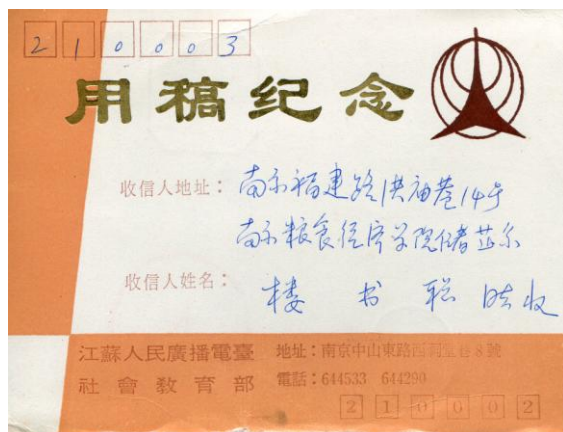
1998年，我国南方的长江，北方的松花江、嫩江发生特大洪涝，为此为“江苏科技报”写了一篇保护森林的文章。《科学大众》1997年第二期发表不要焚烧树叶、垃圾的科普文章（在中国知网上有此文章），都是呼吁人们要爱护我们的生存环境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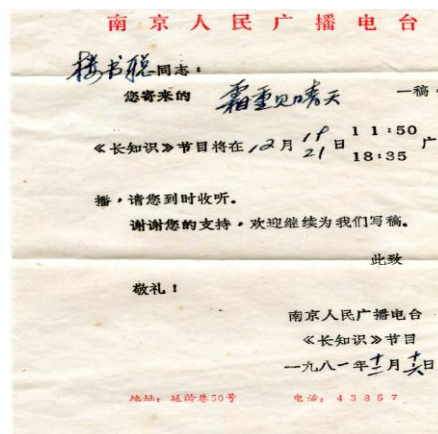
1998年9月17日《江苏科技报》。

我从上世纪60年代初就为捍卫环境绿化而努力。那时老粮校1、2号楼之间的一片桃树要毁掉种菜，我用小黑板写出救救桃树的大字报。凡是发现学校有破坏绿化行为我都义不容辞的出面阻止。

科普作家协会中有广播电台的朋友，他们也请我写点文章，我也乐意配合。一次南京台的记者要我直接上台去讲，我也去了。之后，原粮校的一位老师魏清国碰到我，说他在广播中听到我的讲话，觉得很亲切，但浙江口音太重。我知道，效果肯定不好，电台选错了人。我执教凡数十年，就是不会讲普通话，严格地讲是一个不合格的人民教师。



江苏电台用稿纪念。



南京电台的稿件播出通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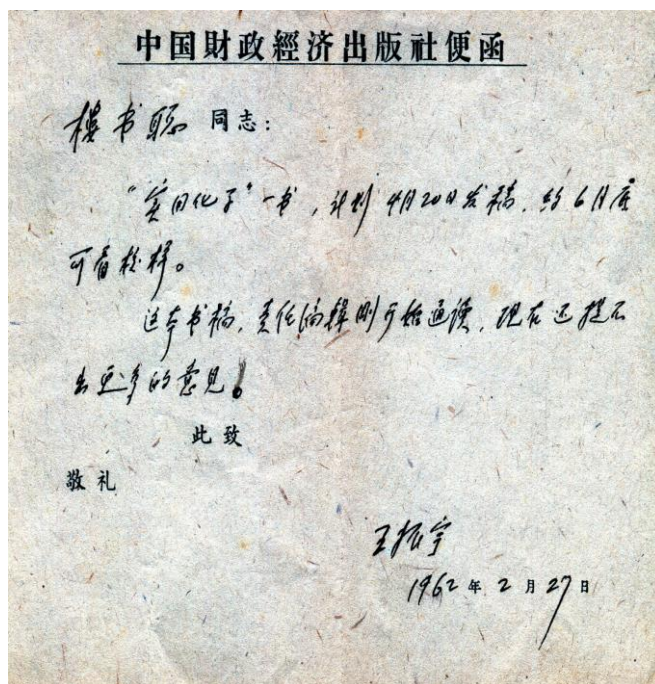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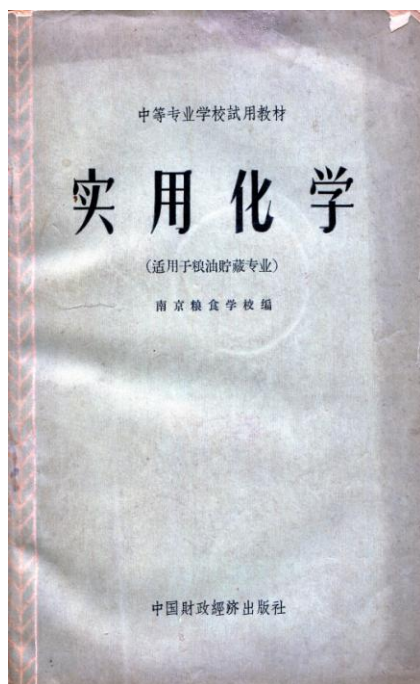
编写粮校的教材

往年的粮食干部学校，或是粮食中专学校，都没有现成的教材，所以编写教材一直是学校的重要工作。南京干校时，学校光是在教材的印刷上就有一个班子，错划右派、后成为郑州粮院教授、全国人大代表的陈启宗老师就是其中的一员。当时有人戏称编写教材的老师是“一把剪刀加一瓶浆糊”（意即剪剪贴贴），搞教材印刷的是“手拉板车，脊扛纸包”。

六十年代初，粮食部成立教材编审委员会，鼓励有能力的学校编写教材，并正式出版。南京粮校是编写粮油储藏专业用中专教材的主力军。化学之所以被选中是由于当时的高中化学教材没有有机化学内容，而有机化学是粮油储藏专业课所必需的基础知识。当时参加编写的有三位老师，我是脱产专职编写。我就在化学实验室中放个桌子，专心笔耕。为有别于一般教材，就称“实用化学”，分课文和化学实验二个部分。

当时学校对书稿的要求很严格，不能有错，所以完稿后就请南大化学系审稿，后又到北京请有关部、委审阅有关章节，所以在课本前言中都一一写上这些单位的名称，以表感谢。定稿后，经粮食部教育司交给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。在京期间，我们住在报国寺粮食部招待所，和我同去还有王立老师，他送去的教材是《粮仓机械》。

《实用化学》于1962年10月出版。右边的便函是责任编辑告诉我书稿付梓时间的安排。



中专教材《实用化学》。

责任编辑便函原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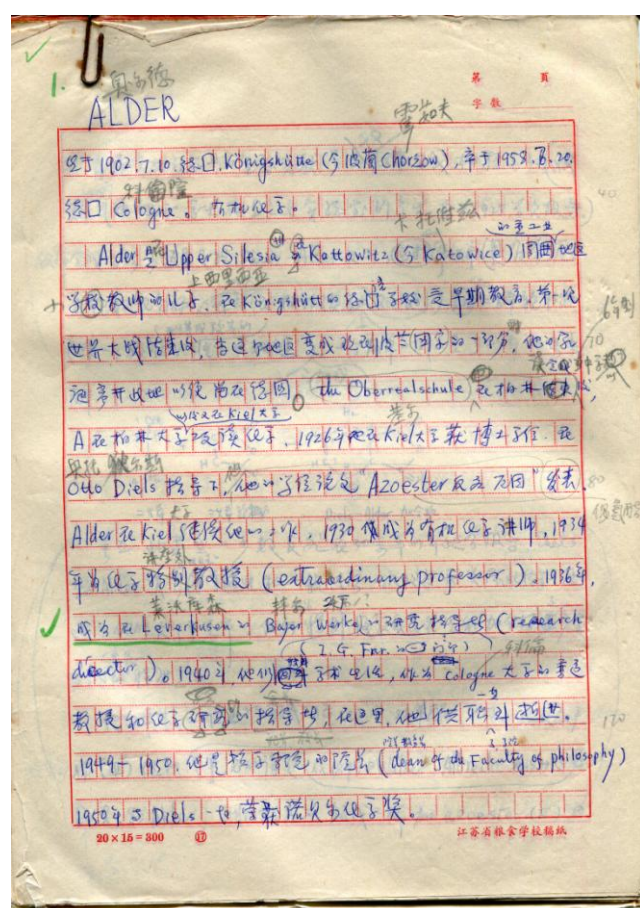
因省办粮校学生大都不做化学实验，因此化学实验没有出版。此书重印3次，后因在文革中纸型丢失就没有再印。

没有变成铅字的稿件

我写的大多数文字都能见报、出书，但也有变成废纸的。

八十年代初，江苏科技出版社计划将美国的《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》一书编译成中文出版，动用了省科普作家协会的几乎所有力量。出版社先将原书复印，然后分学科（如数学，天文，物理……）分发到各组，各组再按人头和承担能力分别翻译。由于原书篇幅太大，所以要进行缩编，对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全文采用，我国教材或辞海中出现的，可大部分采用，其他的就要压缩到二、三百字以内。作为译者，则首先得将全部译成中文，再提取精华，所以工作量很大。书中人名、地名的译法均要按新华社、辞海的译法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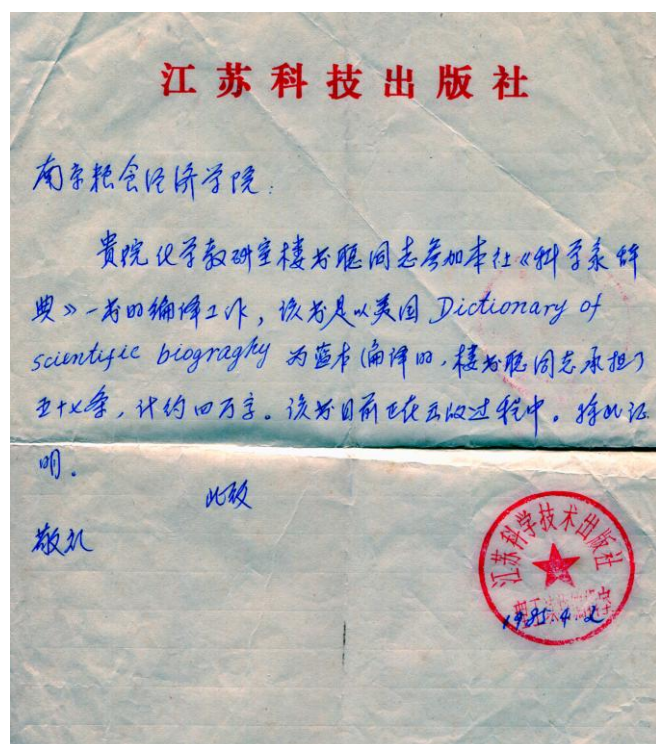
准，度量衡单位按国家规定。所以我买了一些工具书，（因跑图书馆不方便，所以现在我家中的工具书是比较多的。）我看英文是要靠字典的，且速度很慢（后来就快了）。译完整理后各组送出版社。出版社只安排一位责任编辑，他很难统一全书的部门、单位名称，且各组、各人的翻译风格又不相同，所以迟迟不能付印，拖了几年，老社长一走，新来的社长就决定不出版了。按规定，退作者 30% 稿酬。后来又有人将这 30% 稿酬和稿件送到杭州去出版，最后也没有成功。至今我们这批译者竟不知道稿件和稿酬落在何处，也懒得去打听。



30 年前《科学家辞典》译文手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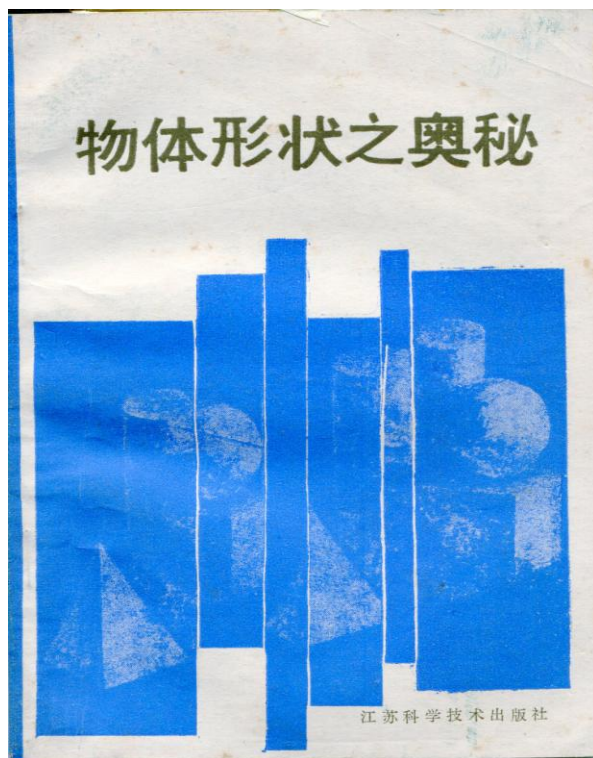
当时许多人热衷于翻译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：正式出版一定数量的译文可以在评职称时免考外语，我在评职称时就从出版社开来一张

译文证明。译文内容就是《科学家辞典》。不过由于当时外语考试很容易：自己准备一本 200 页以上的外语书，考试时由学校指定若干页叫你翻译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我也没有使用这张证明，而是直接参加考试。这张证明也就留了下来。



出版社出的译文证明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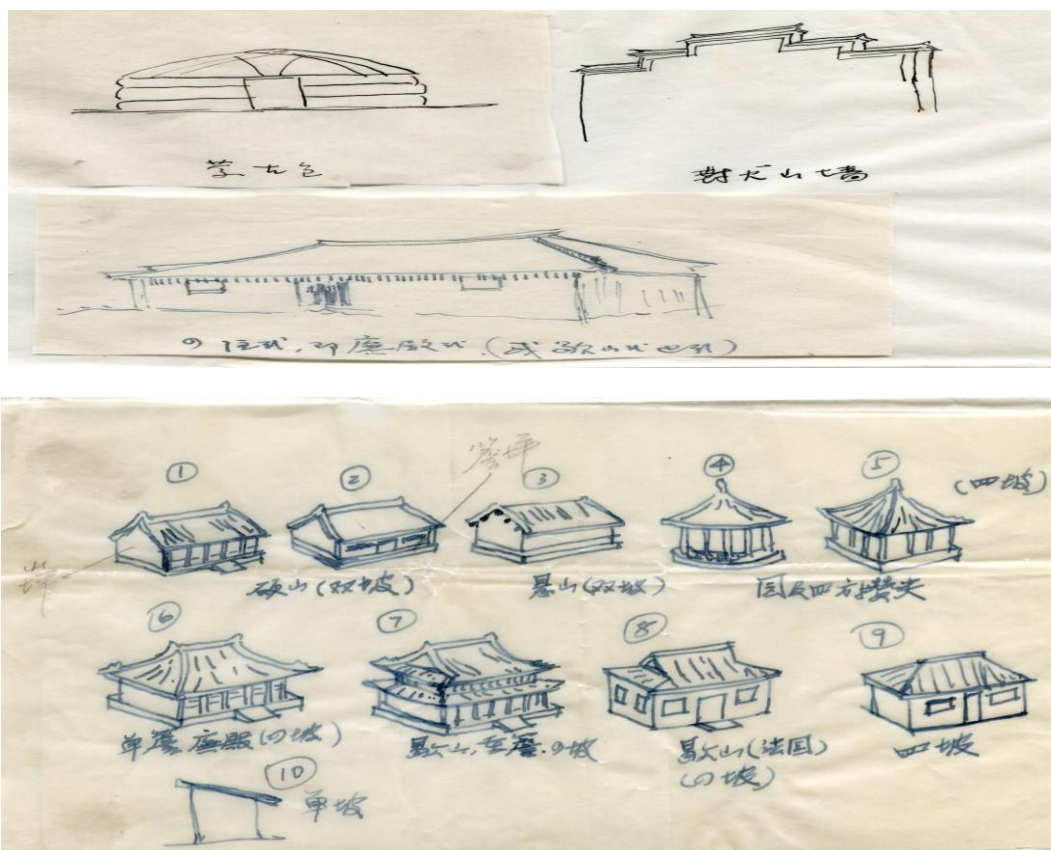
另一没有见书的稿件是《物体形状之奥秘》中的一章：“屋顶的形状”。北欧国家的屋顶多为尖顶，这就是为了在漫长的冬季屋顶不积雪，我国南方的屋顶多为人字形，这是为了能顺利排水。但是建筑上的屋顶多种多样，要收集齐全并要说清楚它们的优、缺点，我花了好大心血总不能全懂，所以写写停停，最后这部分内容放弃一起出版。下面相片是 1988 年由江苏科技出版社出版的《物体形状之奥秘》和留在手上的部分屋顶形状的草图。



《物体形状之奥秘》。



留存的屋顶形状草图（部分）。



留存的屋顶形状草图（部分）

网络上的信息

在“新浪博客”及 Google（谷歌）上居然出现这样的荧屏：

翻译作业：过节（原文：楼书聪 翻译：吴穷）

过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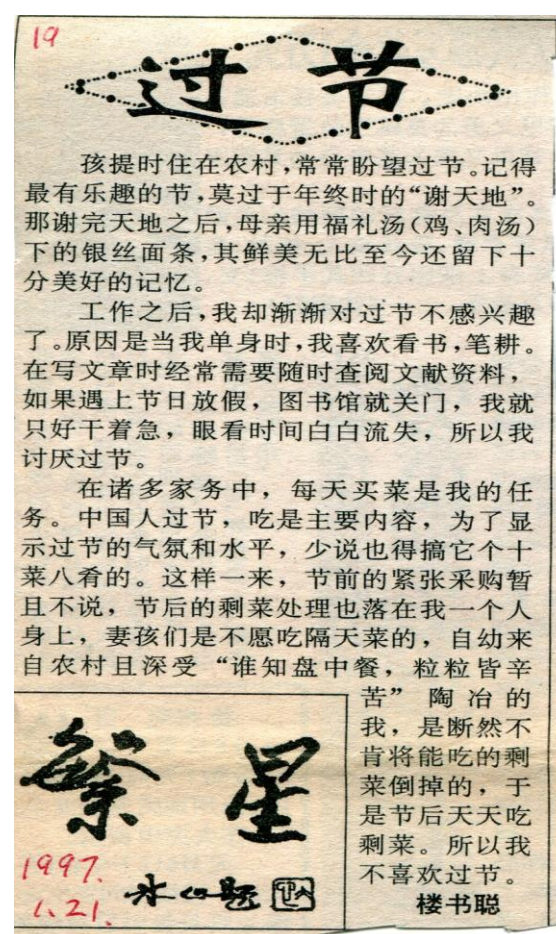
孩提时住在农村，常常盼望过节。记得最有趣的节，莫过于年终的“谢天地”。那谢完天地之后，母亲就用福礼汤（鸡，肉汤）下的银丝面条，其鲜美无比至今还留下十分美好的记忆。

工作之后，我渐渐对过节不感兴趣了。原因是我单身时，我喜欢看书，笔耕。在写文章时经常需要随时查阅文献资料，如果遇上节日放假，图书馆就关门，我就只好干着急，眼看时间白白流失，所以我讨厌过节。

在诸多家务中，每天买菜是我的任务。中国人过节，吃是主要内容，为了显示过节的气氛和水平，少说也得搞它个十菜八肴的。这样一来，节前的紧张采购暂且不说，节后的剩菜处理也落在我一个人身上，妻孩们是不愿吃隔天菜的，自幼来自农村且深受“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”陶冶的我，是断然不肯将能吃的剩菜倒掉的，于是节后天天吃剩菜。所以我不喜欢过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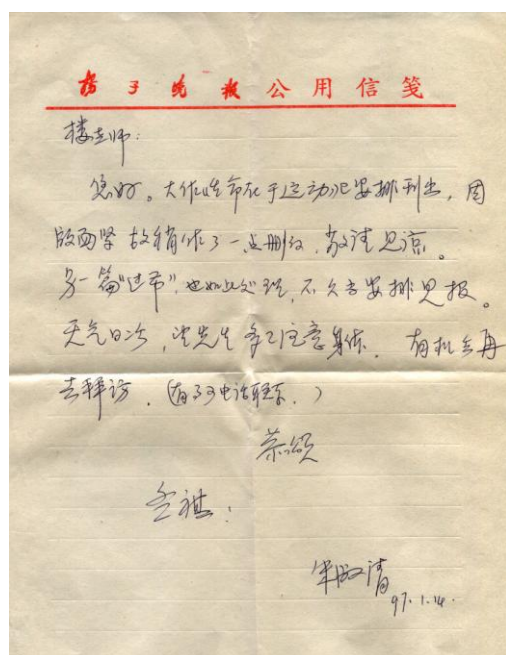
中文后面是英文译文（此处略去）。这是清华大学出版社《高级汉英语篇翻译》中的一篇。

吴穷是谁？我不知道。我这篇散文是1997年1月21日登在《扬子晚报》“繁星”副刊上的。



1997年1月21日《扬子晚报》。

我在该报刊登发表的第一篇散文是在 1994 年，经过一段时间的往来，编辑与作者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关系，我们彼此尊重，她要改动我的稿件时，一般都预先打个招呼，下边的这封信笺便是编辑在安排“生命在于运动”和“过节”二篇稿件时，因“版面紧故作了一些删改，敬请见谅”。这是对我的尊重。我想：人与人之间彼此应该以诚相待，社会也会更加和谐。



责任编辑的来函。

在南京财大的网站上有我二篇回忆文章，其中一篇“初入校门是风吹黑发 桃李芬芳已雪满白头”被搜狐网收录，改题为“风雨 60 年——往事回顾”。今年南财大的《校友通讯》刊物也决定将此文刊出。

被网络上收入的在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有：“水为什么在四度时密度最大”（《科学大众》1955 年 10 期），“《化学化工文献及其检索》简介”（《化学通报》1981 年第六期），“聚二乙醇型氨酯的热激放电电流分析”（《科学通报》，1995 年第 1 期），“焚烧垃圾所带来的……。”（《科学大众》，1997 年第 2 期）。

网上能见到的书籍有：《化学试剂配制手册》、《化学用表》、《冰和雪》、《溶液浓度计算和配制》、《燃烧》、《绿色家园》、《中学化学记忆法》、《有机化合物的命名和反应》、《化学辅导，上、中、下》。

后话

提笔方知识字少，
事非经过不知难。

写于 2013 年 10 月